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8

MAY 11 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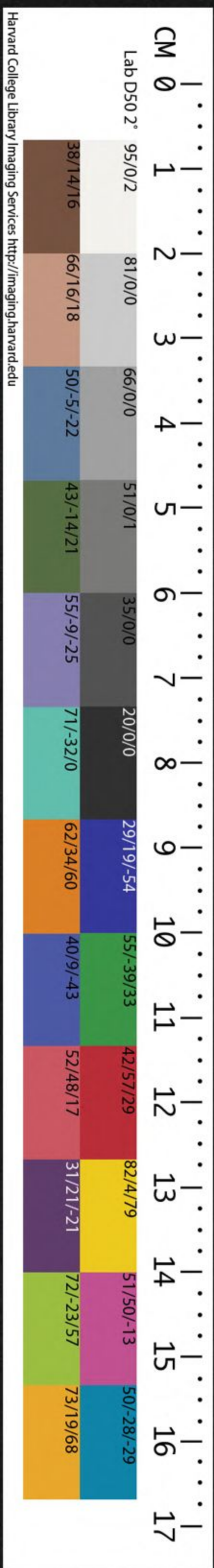
陳風
檜風
曹風
豳風

第百四十二号

詩經

六

7110/1 247



越張莊灑川
又氏圖書印

葉太史叅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

哈佛大學哈佛東京
圖書部珍藏印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
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
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闕音父為周陶
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
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
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孔氏
傳史趙云胡氏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三恪恪者敬也王者
敬先代封其後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
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於薊封帝堯後

於祝封帝舜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後於祝大
封殷後於宋則陳與前祝是為三恪也
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巫覡胡秋歌舞之事

廬陵羅氏曰男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
日現女曰巫
也陳州今隸河

他

湯即他浪二反

止辰羊辰亮二反洵音荀

武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

兮放二反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
宛丘漢氏曰宛丘因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
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

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輔氏曰游蕩以為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弱于
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
望兮其諷切
之者深矣

下叶后五反

身叶與下同值直置反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

羽

賦也次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鷺好而潔白

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

麾也孔氏曰持鷺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三山李氏曰無冬無夏但言常舞也○華陽范氏
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爰無夏值其鷺

翻

翻叶直有反

缶方有反

道叶徒厚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

孔氏曰易離卦云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卦云樽酒簋

又用缶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其綆缶則

酒即今翻鬻也瓦盆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粉符云反

羽况浦反

娑素何反下叶後五反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娑娑其下

賦也粉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茨皮色白子仲之子

子仲氏之女也娑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日

賦其事以相樂也

差初佳反叶七何反

原無韻本詳

麻叶謨娑反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娑

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

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黃氏曰邠之風俗其男耕

其婦蠶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洗蠶事畢而麻事

起今陳之俗至於不績其麻市也娑娑所謂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也

穀子公反邁叶力制反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視爾如取貽我握

蚍蜉

椒

賦也逝往越於醜衆也邁行也菽菀此音朱也又

名荆葵紫色孔氏曰一曰菀菀水草多花少葉又

甚密有類蠛蠓窠故尔雅名菀菀俗曰火蠛椒芬芳

之物也○言又以善且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

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菀

芥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

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

歟○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善心必

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

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

游蕩無度已見於死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

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麻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廬陵

羅氏曰門阿考工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尔雅云

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

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宇說文云屋邊

即屋此惟衡木為之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棲遲

游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

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

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慾者亦其勢之必然也

棲音西 泌悲位反

樂音洛

鮐音房

取音娶

○嘗其食魚必河之鮐嘗其取妻必齊之

賦也 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鮐姜齊姓 貴于牛羊則鮐鯉乃魚之美者

○嘗其食魚必河之鯉嘗其取妻必宋之

子 子叶獎里反

賦也 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曰故爾雅釋子宋姓 魚以鯉冠稱而神農書曰鯉為魚最

衡門三章章四句 無求于世如衡風考繁者自樂 味深長也○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 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於 詩之間首章上一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

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隨寓而安無求于世也 隄鳥豆反麻叶漢婆反 晤五妙反

富一作遇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疾賜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

之孔氏曰漸漬晤猶解反下介也○此亦男女會遇

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漚鳥豆反紵直呂反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

語

興也紵麻屬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 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以晤

言

與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振宜為

索也漢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管削削與管

俗名白芒即管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管子系反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與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

貌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肺魯計反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晷

晷音昔

晷

與也肺肺猶牂牂也晷晷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

粉而為東門之也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

下也有國者之於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斯所宜反

一本晷之世反

普

知而不已誰咎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折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咎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所指也慶源輔氏曰人之中猶有慎人之知之至於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

訊慰息憚反

顧叶果五反

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予叶寅女反

鴉

睪下同

興也鴉鴉惡聲之鳥也陸氏曰鴉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逵鴉賦是也今謂之鴉鴉亦名怪鴉○漢書云霍山家鴉數鳴楚辭注鴉鴉二物又云鴉似鴉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糲又云鴉以鴉本草云其而求鴉炙是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忉忉

邛其奈反 苕徒離反叶徒乃反俯陟雷反

忉都勞反

鴉 鴉

似証

與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音美也茗茗饒也
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
食如小豆藿也併併張也猶鄭風之所謂廷居望反
也漢氏曰併謂誼誼則字與詩同書云詩張為幻
也然以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者也
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切切憂貌○此男女之有私
而憂或問之之辭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音
茗矣今此何人而併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
於切切乎浦歷反

○中唐有甃邛有音鵲誰伊予美心焉惕吐歷反

音鹿專

與也廟中路謂之唐爾雅注曰轉音鹿鵲音鹿小草雜色如綬綬音鹿安成劉氏曰埤雅
釋鵲草之名豈因其似鵲鳥而取義乎惕惕猶切
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依古如反

僚音了

窈為了反糾已小反

悄七小反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三山李氏曰孟子云

自問之東河齊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

也鐵氏曰○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

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

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皓胡老反

惻力久夕叶即老反

惛於久反受叶時倒反

惛七老反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懽受兮勞心惛

兮

與也惛好貌懽受憂思也惛猶惛也

臨川王氏曰

騷動也

燎刀召反

天於表反紹實昭反慘懽罪孽七吊反

懽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

兮

與也燎明也天紹糾繫之意慘憂也

臨川王氏曰

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

陳萊呂氏曰此詩用字皆雅

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

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乎吾未見

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

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為株邑

曰野野外曰株據詩中曰株林

夏南徵舒字也

曰徵舒字子南○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

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

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

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乘繩證反說音稅

野叶上與反

乘平聲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

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

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

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

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

禁遂殺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

楚莊王所誅孔氏曰宣公十年書陳徵舒弑

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

以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宣

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復氏亂故殺入陳

殺夏徵舒輟諸粟門宣公十年傳曰陳之亂至

于室有坎而極於是入陳之禍然則狄

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

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觀可

彼澤之陂有蒲稷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涕他弟反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陂叶音波

荷音何

興也 陂澤障也 鍾氏曰澤水所鍾也 浦水草可為席者 說文曰浦

似莞而偏有脊 荷芙蕖也 爾雅曰芙蕖其莖如蒲

滑柔而性温 其實蓮其根藕 音郭璞曰荷別名芙蓉密莖下白

弱在泥中者蓮謂房也 加音加渡音還密亡必反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

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

雖憂傷亦將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簡古頹反叶居賢反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

卷其昌反

卷寤寐無為中心悄悄

悄烏玄反

興也 簡蘭也 卷髮髮之美也 巨山李氏曰盧令其

其義一 悄悄猶悒悒也

大感反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色檢反

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枕叶知險反

興也 菡萏荷華也 儼矜莊貌 輾轉伏枕臥而不寐

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二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有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男女夫

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
 所錯死故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
 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
 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
 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汗隆民之成
 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
 哉眉山蘇氏曰變風終盡陳靈何也陳靈
 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
 慶源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佚之詩凡
 其大半此則游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忍

於

檜一之十三

也○
 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
 之詩凡九十六篇
 不帝居其半也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
 梓慎云鄭祝
 融之墟也鄭城檜而處在禹貢豫州外方之
 北滎波之南廬陵羅氏曰滎波孔氏以為一
 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維其浸
 波澆則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孔
 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
 生六人四曰偁人案世本偁人即偁之祖
 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周衰為
 後于濟洛河穎之間為偁子者也
 鄭桓公所城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
 鄭州今隸河南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地

檜

鄙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朝音潮

切音刀

一本朝直遙反
叶直勞反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

之服也華谷嚴氏曰記君不狐白裘錦衣以揚之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

○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強

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南軒張氏曰其所事惟在衣

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非以羔裘與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遥翔翔為可憂

○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

傷

賦也翔翔猶逍遥也堂公堂也

膏古世反

瞻羊照反叶字号反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

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

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闕者蓋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于

大者必遺于小溺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如此則不能自

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真行而朝君夫人

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君夫人

之心其初本同而未流之弊相去如此遠絕豈不哀哉

樂方端反

博徒端反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旁心博博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首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

曰縞緣邊曰紕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棘急也喪

事欲其總總爾哀遠之狀也樂樂瘠貌博博憂勞

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徒感則除之

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九二十五月大祥之

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

此不計閏凡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

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

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來來者今無

此人所以此心博博而憂也○慶源輔氏曰言庶

相稱也今而繼之以棘人樂樂今蓋言情與服之

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

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晉山

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

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

韠音必

韠音必

蘊於扮反結叶訖力反

賦也韠韠膝也以韠為之

知救後後王易以布帛而冕服謂之鞞分勿其餘
 猶存其蕩前者不忘本也
 曰鞞鞞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鞞矣蘊結思之不
 鮮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慶源輔氏曰素衣素
 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
 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
 可得則至於憂如此是其心必有與同歸為一焉是
 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
 又必有大謙于其心者也此秉彜之心也先
 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

廬陵李氏曰以

衣因統名此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后成
 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
 服四制云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
 年以恩制者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昔
 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

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慶源輔氏曰子生三

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
 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三山李氏曰三年之
 喪皆出于人情之所同欲聖人因人情而為
 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
 為此以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
 強人哉于元琴而弦術術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
 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
 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
 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

詩經卷六 國風六

十五

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震源輔氏曰子貢問子騫之事毛載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

取宰予之則自有發而不可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又曰非以為極下則弗之忘棄者也至于聖人三年以為極下則弗之忘棄者也至于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可肖者必當跂而

及也 養也羊反 倚於可反雥乃可反 大於驕反 沃為毒反 樂音洛

知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

知

賦也萋楚鉶音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氏陸曰葉如莢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紫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束

核苗弱不能為樹不猗猗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萋楚也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華芳无胡瓜二反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

無家家古胡古牙二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樂音洛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

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盡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

發叶方月反

偁起竭反

但都達反叶是悅反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匹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

賦也回風也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

興也漑滌也鬻釜屬下說文曰大釜一曰鼎大上小云開東謂甌為鬻亨魚用釜不西歸歸于周也

漑古愛及釜符甫反替音尋

飄匹遙反叶匹效反

嘌胡遙反叶匹效反

弔都達反叶是悅反

東故言西歸○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既其
釜鬻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
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慶源輔氏曰王政不

網周室陵夷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嘆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彛矣○東萊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征伐之勞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曹一之十四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地雷夏荷

音歌亦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作河

曹州即其地也隸山東兗州府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蟋蟀渠略也似蝓音蜷身狹而長角黃黑

色朝生暮死四寸推曰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

陰雨時出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

而忘遠慮者故以蟋蟀為比而刺之言蟋蟀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

其理

楚叶劍舉反

匡作卷

浮游

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虞源輔氏曰人心之辨上下

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此詩人所
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
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
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楚
楚則足興辨也

興辨也
楚則足興辨也
蜂音浮螭音由

服叶蒲北反

○蜂螭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

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極求勿反

○蜂螭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

說

說音稅叶輸藝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蜂螭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
君危亡近在旦夕倘無所依

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
家之為也後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
賢者已閱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晉山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
深其思遠若危亡之無日
不自知其辭之痛則也

何何可反

被都律都外二反其音計

弟芳勿蒲昧二反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祿受
音殊也

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身荷戈祿謂候人之屬非候之官長也又曰
戈鉤矛戟也如戰而橫安及但頭不向上為鉤直

彼

人

刃長八寸，並廣二寸，戈殺，俱是短兵。之子指小人，帶
 冕服之韉也。韉，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五寸，有華帶，傳二寸，帶制同祭服，謂之帶。一命緇，溫音
 他服謂之韉，尊祭服也。祭服冕以祭。
 帶黝，音珩，再命赤帶黝珩，三命赤帶璆珩，大夫以
 上赤帶乘軒。鄭氏曰：緇，赤黃之間色，所佩玉之符也。黑謂之黝，青謂之璆，周禮云：公侯伯之鄉，三命其大。天再命，士一命。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
 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彼者宜也。彼其之子而
 二百赤帶，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禮，有韉，曹
 大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慶原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帶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奮蔚朝，際之也。其謂是歟，蓋疑詞，不敢質言也。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鷓，徒氏反。服，叶蒲此反。

興也。鷓，音鳥，以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曰：形如鷓而大，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鷓鴣也。好群飛入水食人，故名。澤，○本草曰：如蒼鷓，身是水朱，惟骨前有两塊肉，如人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鳥，因名。洮，河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

媾。媾，古豆反。

興也。味，喙也。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

曰稱意

蕃鳥會反於於貴反

儕子兮反

變力轉反

○蒼兮蔚兮南山朝儕婉兮變兮季女斯

婉於阮反

飢

比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儕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好貌○蒼蔚朝儕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結叶訖力反

興也鳩鳩結音戛鞠音曲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

羅氏曰爾雅作鳩鳩又名獲穀陸玑又名擊穀又名桑鳩或謂之肩題齊人名擊正飼音子朝從上

○本草云北人云撥穀似雞長尾飼音子朝從上

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

故為司空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鳩鳩在桑則其子七

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

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

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

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

鷓 鷓

郊

不惟

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慶源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為說是推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外可以占其內也

梅叶莫悲反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

絲叶新齊反

音其

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興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王君朱綠大夫玄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華是有雜色飾

色亦如此也書云庶人騏弁今作綦○言鳴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也得反

國叶于逼反

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與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榛側申反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

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年叶尼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鴉鳩四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鴉鳩之子雖非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鴉鳩居之以待之則如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則有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爲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儀不忒而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詞固亦天之感通之理也○宛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是久而胡不萬年又近一致也國一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豐城朱氏曰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

測音列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二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于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祀願之詞也

稂音即愾苦愛反

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冽寒也

華谷嚴氏曰冽旁下泉泉下流

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

陸氏曰禾黍秀

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

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

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蕭叶陳鳩反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疎

祝

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

陸氏曰今俗京周猶周京也謂之牛尾蒿

著音尸

○冽彼下泉浸彼苞菁愾我寤嘆念彼京

師

比而興也菁筮草也

陸氏曰似藟蕭青青色科生○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

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于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正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為筮以

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菁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

京師猶京

周也

孔氏曰京周與周京京師義詳見大雅公劉

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者耳

篇

上

芄薄工反

膏古報反

卯音苟勞乃倪反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卯伯勞

之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卯伯卯侯文王之後嘗為州

伯治諸侯有功

孔氏曰左傳云富辰稱畢原即卯文之昭也○三山李氏曰卯國今

河中猗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有伯是九州中有

○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

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卯伯以勞之傷今之不

然也

慶源輔氏曰冽彼下泉浸彼苞菁則衰蕭之意可見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

善于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
 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
 生之理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
 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
 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問變于上則
 復相因之理畢竟相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
 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
 曰此陰陽之生二爻當一月須滿三十日方滿
 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
 生其甚微做一畫未成非陰道極盛之時其亂
 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
 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
 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
 也朱子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于下是君子得輿之象 ○陳氏曰亂

直

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
 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
 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谷華
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
周不復興無其人也○慶源輔氏曰匪風下
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
之前其意尚觀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
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不復
有觀望之意矣宜慨嘆想慕之而已程子因
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
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循環之
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
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

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邠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孔氏曰不窋當太康之時失其官守而自窋於戎狄之間不窋當太康之時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泣鄭氏曰泣視也攝政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公攝政則通免喪以後而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

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元城劉氏曰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

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於他詩無所可係故因附之豳也○新安胡氏曰詩乃周家之詩豳時夏之列國耳蓋七月惟言豳民之風俗故得處變風之末○廬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為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蟲草木飲食衣服之末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安城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鳴鴉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豳風豳在豳豳在今京兆府武功縣○今西安府並隸陝西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音必發叶方吠反感發二之日

感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音必發叶方吠反于耜四

烈叶力制反褐皆如曷叶許例反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

里反

子叶獎里反 盍炎輒反 畝蒲彼反 暖音俊

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不斁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

放此寅月起數不特此詩中月數皆以流下也火大

火心星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

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

而西流矣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

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

退十六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然

此詩上述郊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

蓋據周公時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

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

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

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張子曰言月又言日蓋

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

代之正朔也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臨川王氏

尚非其至也無風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賤者所服

為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伊陵羅氏曰

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耜古以木為之易曰斲木

為耜揉木為耒亦以金為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

兩人併發之打他丁反句音鈞于耜言往修田器

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

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

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

諷誦以教之尹陵羅氏曰謂開讀之不依琴瑟而
 國成王幼冲周公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此章首
 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
 流火為首張子曰慮事有預常於故九月而授衣
 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
 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
 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
 用力齊是以田峻至而喜之也尹陵歐陽氏曰田
 業而喜慶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
 事之豫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
 同我婦子蓋彼南畝見家人之心一田峻至喜見
 其上下之志通安成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
 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
 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懈於力

人乃不待勸而能然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
 田峻所以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
 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
 後段之意盧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
 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
 者則不始于冬而始于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
 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于秋而始于二月之舉
 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而後段以二章至五
 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墍戶之事後段以三之
 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
 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
 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
 預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
 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
 於是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圖之于建申之時收
 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為豫備
 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
 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叶古即反

行叶戶即反

與女執懿筐遵彼微行采芣采芣春日遲

初巨之反

遲采芣初初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

循也微行小徑也采芣採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

孔氏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

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繁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

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淡音之也

初初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

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工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

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

稗桑臨川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然

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繁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

時而傷悲毛氏曰春女悲秋蓋是時公子猶娶於

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

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

父母為悲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體其

及公子同歸體之至此則其餘固無不盡也夫后

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

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

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張子

鄭

親迎之公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
 子同歸也公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
 此後章言公子者放此為張子曰我朱孔陽則也始
 及公子同歸民愛卻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
 此○安成劉氏曰後章言為公子裳為公子裳者
 因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
 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為離親之
 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崔子官反若常思反 條它彫反

○七月流火八月萑蒿蠶月條桑取彼斧

折七羊反

倚於宜反

鳴圭覓反

折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鳴八月載
 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蒿即兼葭也蠶月治蠶之月臨川王氏曰

鳩

故不指言某月也○安成劉氏曰蠶月雖不可指
 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倚彼女桑大約當在
 建辰之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此詩條桑枝落之
 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此詩條桑枝落之
 采其葉也斧隋駝音安釜音折方釜狹而長斧孔形
 也○孔氏曰折即遠揚遠枝揚起者也條揚起手
 斧也○唯孔釜異耳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
 所不及故技落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孔氏
 之而採其華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孔氏
 是人之弱者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
 女桑柔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
 猗猗然耳眉山蘇氏曰猗長也葉鳴伯勞也孔氏
 至來冬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鳴七月則鳴之極○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
 朱子曰鳴以七月鳴陸佃以為題鳩即鳴也績緝
 為鳴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為題鳩即鳴也績緝
 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也祭服玄衣纁裳陽
 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

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在
 常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孔氏曰月令
 植筐筥注曲薄也植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
 搯也薄用筐筥為之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
 備又於鳴鴉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
 為布臨川王氏曰蠶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倉而
 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
 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
 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
 之下以是報之也程子曰為公子裘獻豨于公皆
 成矣安成劉氏曰至誠慘怛之情以上二章專
 一施一報即所謂交相忠愛者也

芼

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安成劉氏
 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
 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
 成實始於春月之蚕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
 歲蚕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蚕桑之備方始以至預
 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
 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
 穉音托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

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獫狁豨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曰木謂萋草名後

續子管反

貉戶各反

狸力之反

豨子公反

豨古年反

萋於遙反

蜩徒彫反

穫戶郭反

隕于敏反

衣叶渠之反

羅氏曰曹氏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云
 萋味苦謂之苦萋本草云遠志又有棘菀繞萋細
 草三名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蜩蟬之蟬也臨川
 陰已受胎於下萋感之而早秀蜩蟬總名蟬也王
 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萋言
 月何也秀萋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
 萋感陰氣而先秀蜩感陰氣而先鳴○張子獲禾
 曰秀萋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也獲禾
 之早者可獲也隕墜擇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
 狸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
 也乳氏曰獨說冬獵績習而繼之也武事年常習
 之使不從一歲豕豨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
 忘戰也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
 曰秀萋也鳴蜩也獲禾也隕擇也四者雖蠶桑之
 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萋始雖蠶桑之
 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

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三山李氏曰采桑采
 至矣又於鳴蜩之候麻事與焉至于染玄黃之色
 為公子裳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凡所以輔蠶事
 者無不致力也西山真氏曰上言織薄于秋求桑
 于春躬蚕織之勞以為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
 足也于貉為裘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
 又有以相之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
 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無衣之意固有一則曰為
 怛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一則曰為
 公子裘二則曰獻猘于公亦如上章之意焉是則
 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為之備者皆汲汲公
 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已之溫煖為先非即公有以
 施之安能使之若是哉

冬蝨音終

蒞素和反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

野叶上與反

戶後五反

八字一句

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

下叶後五反。穹起弓反。空珍悉反。重許云反。墀音觀。戶同上。

子叶茲五反

下穹室重鼠塞向墀戶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胡氏曰：集傳本伊川。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

能飛而以翅鳴也。陸氏曰：斯螽股似玳瑁。五月中

呼蚱蜢。莎雞如蝗。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

中飛而振羽。索上作聲。○華陽范氏曰：宇簷下也。

暑則在野寒則依人

隙也室塞也何北出牖也墀塗也庶人葦戶冬則

塗之

塞向墀戶之候。○孔氏曰：葦戶以東萊呂氏曰：十

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

用之耳。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

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周也。○安成劉

氏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

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

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曰改歲者。是也。夫夏書

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郊公創國。偏方亦有

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之。○言觀蟋蟀之依人

則知寒之將至矣。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漸也。

故記此三物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于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龜山楊氏曰老命義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羊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為蠶績之候以秀萸墮擇其獲為取皮之候以斯為蠶蟋蟀為處室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何以當北風墮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安成劉氏曰老者之愛此章亦其家人如此亦所謂上以是施之者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前段意也已上三章皆言所以為公子禦寒之意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豐城朱氏曰由動股而至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墮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也

之當為知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奠於六友

享普與友

叔音叔

利普上友

○六月食鬱及奠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

東叶音走

稻叶徒苟友

壽叶殖酉友

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

瓜叶音孤

直七餘友

茶音徒樗教書反食音以

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

夫

賦也鬱棗屬奠奠音櫻又奠也一孔氏曰鬱樹高五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棗下李與棗

相類。奠奠李二者相類。同時熟。○本草。葵菜名。陰山

注曰。葡萄即奠奠。生隴西五原山谷。○所轉輒低。菽

覆其根。○爾雅曰。莖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菽

豆也。漢氏曰。菽豆。剥擊也。獲稻以釀酒也。曰。稗糯

通名。以為稻糯。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臨川

溫故。以為酒。介助也。孔氏曰。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

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壺瓠也。枯者可為壺

併茹。可食。瓜斲。絕之。義短。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

拾也。苴麻子也。孔氏曰。拾取麻。茶苦菜也。樗惡木

也。孔氏曰。樗唯堪為薪。故曰。惡木。○本草注曰。樗

得名。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大本。自此至卒章皆

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李氏

曰。于邦舉趾。則其動于農事。可謂至矣。獲稻納木

則田事之畢。至于食鬱及奠亨葵及菽。開冰祭韭

朋酒羔羊。凡所以助飲。食者無不至也。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

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

然也。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為老者之具。食瓜以下

豨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常養

長幼。以義明矣。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

意。而無已。先四章終無揭之意。是亦可見其愛敬於

於供老。奉賓而儉於自養也。豐城朱氏曰。此章當

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奠之食。葵叔之亨。東之

利。而春酒之為。皆介眉壽之事。介有之。意則

非以。為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茶之采。樗

詩經大生 國風六月 三十五 重直容反 穉音六叶 六直反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稷禾

叶訖力反

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徒刀反 逆紀力反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
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
而納之於場也廬陵彭氏曰築場於圃地無遺利也禾者穀連藁

結音之總名說文曰結禾藁去皮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

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稊再言禾者稻秫苽梁

之屬皆禾也廬陵羅氏曰稻秫也音杜秫音述糯

所謂雕胡飯也本草注曰稻米有稊有糯秫米是

粟秫似黍米而粒小不堪為飯乾粘宜作酒苽又

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莖謂之苽米莖中有黑

者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莖謂之苽米莖中有黑

類孔氏曰麻苽麥則无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

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東陽許氏曰麥非納于十月

蓋總言農事畢耳同聚也臨川王氏曰言宮邑居之宅也
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
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臨川
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有廬
也出而作于田入而休于室皆授之以時安成列
氏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或曰公室
即縣縣入休下而塞向墜戶之時也

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
 絞也絢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
 我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三山李氏
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故書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
 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
 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慶源輔氏曰黍稷
 稷重穆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
 舉之矣故後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聚也上入
 執宮功觀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為公
 室官府之役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於其宮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固不待使之而然
 人之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
 也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
 君上治天下之未嘗能使斯民至於於此則皆苟道
 也臨川王氏曰齊可以息矣而索絢冬可以息矣
 而乘陞○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于冬月閑隙

之際如修完屋庑垣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一
 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唐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
 于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証其民事
 不可緩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
 意華陽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事而不已故我稼
 終則有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所謂
 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從三章終無衣之意既終
 蚕桑之功復擬來歲治蚕之用也豐城朱氏曰稼
 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
 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方始於
 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忻鼓舞之意於其亟
 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飭之意於其始而
 其憂勤衆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與

泰方正反明於容反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
 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非音九叶已小反
 滌徒力反

詩經卷之六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八公堂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

饗叶虛良反

躋子奚反

觥号彭反吐宜夏

蚤音早非音九巳小反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禮正
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其藏冰也
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乎取之注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水所以通達其氣
使不為灾孔氏曰冲冲非貌非声故云鑿冰之意
又曰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則即以其月納之
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鄭氏曰上言備暑
寒此言備暑凌陰冰
室也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
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
羔開水先薦寢廟是也孔氏曰祭非者以時非新
出故荐之鄭氏曰獻羔祭

司寒而冰荐于宗廟乃后賜之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
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
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
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
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
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
浴冰無不及孔氏曰二月開水公始用之未賜臣
也至於夏月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
客喪祭于是乎普用之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
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是
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
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曰愆
過也謂冬
温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霖雨胡氏曰藏冰開
為人祈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

初

冰亦聖人輔相調燮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
 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埽場地也。
 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
戶。陵。羅。氏。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是。也。
冠。禮。注。置。酒。曰。尊。許。氏。云。兩。尊。壺。恐。傳。馬。之。誤。○
飲。酒。也。○房。陵。李。氏。曰。一。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
 中。當。兩。楹。間。之。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彊。竟。
 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
 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献于公舉酒
 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
 備而民事叢雜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
 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知。為。國。之。初。此。
 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
 也。○華。谷。戾。氏。曰。補。傳。云。君。民。相。親。不。啻。如。家。人。

父子周之王業由于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基於此
 真。雖。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
 風。俗。也。慶。源。輔。氏。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
 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
 於。衣。食。然。未。嘗。以。為。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
 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民。亦。自。力。於。農。桑。
 祝。君。之。壽。以。致。其。尊。若。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為。酒。
 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
 知。其。所。以。然。也。此。所。謂。啍。啍。如。也。○安。成。劉。氏。曰。此。
 章。推。言。水。食。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
 之。情。亦。依。二。章。三。章。四。章。終。言。衣。之。意。而。見。其。民。忠。愛。
 風。俗。之。厚。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豐。城。朱。氏。曰。鑿。
 冰。藏。冰。其。供。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豐。城。朱。氏。曰。鑿。
 也。為。甚。速。故。其。開。冰。也。為。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
 得。以。致。其。誠。孝。於。神。真。務。閑。也。殺。羊。舉。酒。而。況。其。
 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所。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

音仲

春書擊土鼓歛

音吹

詩以迎

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曰
 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次之者以籥為之聲
 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書
 求諸陽迎寒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
 察草木昆蟲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
 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
 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
 助弱其祭祀也以時其燕饗也以節此七月
 之義也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欲成王
 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
 人事當及時耳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
 預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
 田器而已人無遺力也故事不足治也地無
 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
 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問鴉詩
 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籥雅
 蜡祭息老物則吹籥頌頌不知就籥詩觀之其
 孰為雅孰為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
 中自有雅然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此說壞了
 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頌之詩吹之其
 調可以為風可為雅意喜載芟豐年諸籥是
 田南田是籥之雅也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
 謂頤謂其言田之雅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
 其或然未敢必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
 一前之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
 詩前之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
 火一為始五章始至四章則以五月始而迄乎
 月以六為始五章始至四章則以五月始而迄乎
 則以六為始五章始至四章則以五月始而迄乎
 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為始而迄乎九月始
 納禾稼八章以九月築場為始而迄乎九月始
 終於九月十月則以十月正歲終焉其序如
 頤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其序如
 ○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閑生民

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攷之
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
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
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戒成王見
于詩有如七月人見於書有如無逸之欲其知稼
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
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懇至

鸚鵡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

鸚田六反

閔叶眉音反

子又去声

室又叶上声

鸚鵡子之閔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鸚鵡音休惡鳥櫻縛

反介鳥子而食者也蓋田呂氏曰惡声之鸚鳥也

鸚鵡蓋鳥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鸚

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下

瓜

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
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潘
善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
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
也蓋周公以管子曰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
使之事也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之疑乃是一體今既
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
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
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
鳥之愛巢者呼鸚鵡而謂之曰鸚鵡鸚鵡爾既取
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我情愛之心篤厚
之意育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
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

詩經卷之六

室也房陵彭氏曰或問既取武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於三叔則有憫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徒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

女音汝

予叶潢女反

士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戶後五反

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釋文曰韓詩作杜杜曰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宄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南軒張氏曰鳥於天未陰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之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慶源輔氏曰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是當時流言之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已謀故今攝政而欲其不利於孺子矣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

拮音吉据音居

捋力活反

租子胡反

瘖音徒 家叶古胡反

瘖曰予未有室家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取也荼萑音茗迢可

藉巢者也孔氏曰亂為萑萑音茗謂蓄積租聚也卒

盡瘖病也慶源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据

亦言之法也卒瘖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

所以拮据以拮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華谷

曰卒瘖交錯而將荼蓄租而以巢之未成也華谷氏

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故也華谷氏

譙在消反

脩素彫反

翹所消反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

漂匹遙反

曉呼克反

漂搖予維音曉

比也譙譙殺色界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曉曉急

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

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

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

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固

流言自所以周公為已謀而周公自以王室為已

室公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懷○程子曰

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

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美成王既惑於

不為嫌良以曉曉之音出於忠愛之誠所不能已

雷之變又以見說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于見
信而惜成王之
見不明且速也

鴉鴉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公將不利於孺子周
以貽王名之曰鴉鴉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作詩
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亦未敢爭立者多周
公所親視故武王已疑之商又管叔於周公為兄
王而不動搖周公也辟讀為避鄭氏詩傳曰成
公不盡無以告先王周公言地我下矣居東則於豕有
東也鄭氏謂辟居東方未起何據孔氏以居
為誰二年之非也後王始知罪人之成王未
者遲遲之詞也請讓也知非東山詩言自蔡斯
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
居東三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二

悟通

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
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采子
曰弗辟之一時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
亦辨此不然二叔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
思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公處骨肉之間豈
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亦未見從之應不
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見從之應不
聖人之心公平正太區區嫌疑不必見從之應不
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周公居東不
之宮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周公居東不
幸成三終不悞即為篡矣或謂周公居東不
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鴉鴉詩其詞艱苦
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其詞艱苦
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意所在
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
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請公其心
尚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風雷之變啟金縢之
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為
公遭流言始釋然開悟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為
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
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

之說後來既與九峯亦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三年之成王既知之流言之告鴟鴞以無毀我什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風雷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中又曰寧考比皆自成王而屢言王曰又言中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懼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

悟

歸無韻未詳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行尸即反枚叶謨悲反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蛸蛸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蛸鳥玄反 蠋音蜀野叶 上與反敦 都迴反下叶 後五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

三山李氏曰周在豐鎬鎬管蔡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

東周公征之自西惓惓言久也

永嘉陳氏曰惓惓慢而東故謂之東征

意零落也濛兩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

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

有繡

音坏又音畫微也

結項中以止語也

鄭氏曰軍法止語為相疑惑

蛸蛸動貌蠋烝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

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鳴鴞之詩又感風

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

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

鄭氏曰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成王既得金

滕之書親迎周公歸攝政三監蓋為之述其意

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謹

○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惓惓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寧陽范氏。自東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時也。○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東萊呂氏。士之情也。所謂叙及其在途。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其情而閔其勞也。

嘆曰。彼蝟蝟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整。柝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羸力果友

施羊豉友

蠟音蕭蝟所交友

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蠟蝟在

戶後爰町他頂反。曠他短反。熘以執反。燿以照反。行計戶音。反畏叶於悲反。懷叶胡威反。

也。戶町曠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

賦也。果羸括音樓也。本草曰。括樓實名黃瓜。生苗

蔓延青黑色。六月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

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長樂劉氏曰。伊威壁落

行于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濕處及

濕生。虫也。多足。其色如蚘。背有橫文。似白魚。蠟蝟

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曰。蠟蝟

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足。如

蛛長脚者俗呼為蠅子。叮噀舍傍隙地也。爾雅曰：叮噀，林
中。也。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
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漢氏曰：舊說以熠燿
夜飛與丁章熠燿其羽。○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
相戾。當知宵行乃更名。○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
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
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
家之情也。程子曰：丁夫從役。田事廢而室廬荒果
谷嚴氏曰：列家于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
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鶴古玩反

埵田節反叶池一反

濛。鶴鳴于埵。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

至叶入声 敦都田反

至。有敦瓜苦。烝然在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

賦也。鶴水鳥似鶴者也。陸氏曰：似鶴而大。長頸赤

日頭無丹項無鳥帶身似鶴不善唳。但以喙相擊
種。白鶴鳥。鶴埵。蟻塚也。孔氏曰：蟻輩土穹窒見七

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埵。而鶴就食

之。遂鳴于其上。也。埵。雅曰：鶴知天將雨。泉上。聞故。蟻避

穴處知雨。○孔氏曰：將陰雨。泉上。聞故。蟻避
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鄭氏曰
陰雨尤苦婦念於於是洒掃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
之則嘆于室也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
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
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駁邦角反

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

馬叶滿補反

縹叶縹羅二音

儀叶宜俄二音

嘉叶居宜居何二反

馬親結其縹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

叶冥何二音

之何

賦而興也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安成劉

章熠燿言宵行虫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

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此黃白曰皇有黃處有白處

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謂馬色有縹縹婦人之褱

縹音白曰駁處有白處縹赤色也縹婦人之褱

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去結也縹雅孫炎注

璞注衿衣小帶也○孔氏曰婚禮九其儀十其儀

言結帨此言結縹則縹當是帨也

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

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

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和程子曰言歸而及時成

樂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歸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歸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意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

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李氏曰此詩所以勞歸士也而特述其懷思之情蓋載其情於詩是其情周公知之矣知其情所以勞之也○采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非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勤勞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東山述歸士之勤勞以慰勞之見用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勤勞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安成劉氏曰古之勞詩如四牡采薇出車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為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豐城朱氏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

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民一
旦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之流言之意固未遽什
然也况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象
之可乘乎故周公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
乎讐民之戒飭使人曉然知逆之不可訓誨懇懇
順和之不可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
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于威之而罪人
其得矣則周公之於庶民非以力勝之也
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上之患則周
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
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折七年友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駢受音登音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四

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將
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
以答其意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
也所謂上下交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
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
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
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采子曰聖人
是形容得出這是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
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
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毛氏注却云四國是管蔡
壞了此詩說出盡分明也毛氏注却云四國是管蔡
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
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又口頭看那周
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地說又口頭看那周
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夫管蔡流言以謗周

詩六五 國風六

釋

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
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
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
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
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
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
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
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
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是聖人之徒
此不必憑粘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
且如孳孳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為善亦有多少
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麓人曰有麓底聖
人之徒亦有讀書說義理底盜賊之徒又曰此詩
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

對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
被那一句碍了曰只泥那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
○勉齋黃氏曰詩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為破斧缺
斨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於此
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
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底
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巨宜反
錡叶巨何反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

唯五戈反

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嘉叶居何反

賦也錡鑿屬吡化嘉善也

錡音求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

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遵古豆反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邁豆有

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

籩竹豆也豆木豆也漢氏曰籩豆禮器形制相類

故量云容四升曰豆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

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宋子

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

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安成劉氏曰昏禮用

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醯醬二豆

俎醢四豆無設籩之文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或于通反

樽才損反魴音房

袞古本反

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雅曰繆罭謂之九罭魚

有九囊郭璞云繆罭似鱒魚聲上而鱒細眼赤曰鱒

今之百囊網也鱒魚方鱒好獨行制字從尊始以此也○爾

雅翼曰鱒魚月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

魴已見上安成劉氏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

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
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雉壘估胃也皆

績音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
 於裳九峯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虫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彛取其辨也天子之龍
 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然故謂之
 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
 九戩之網則有鱗魴之魚矣我邁之子則見其衮
 衣繡裳之服矣

女音汝

○鴻飛遵渚人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
 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

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曰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体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
 也

衣古本反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戎

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
 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

歸則將復來而使我心悲也豐城朱氏曰留
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
天下之公論此東人之所以倦倦於公雖欲挽而
不可得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宋子曰此詩

願其來故致願罭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
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宿耳
是以有衣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
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以此間有被衣衣之人
其為東人願罭之詩豈不甚明明白正緣序有
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后之說詩者悉委曲附
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其嘗謂去后千
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末直是盡得聖人
之心○安成劉氏曰周官司服云此兵事常
弁服蓋用赤色皮為弁與衣而素裳白鳥今
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周
公避居之日成王
將迎公歸之際乎

跋蕭未反 意丁四反 孫音遜 鳥音昔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興也跋躡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減入也說

日哈躡也○孔氏曰跋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

退而哈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鳥冕

服之鳥也鄭氏曰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

同復下曰鳥禪下曰屨禪音冊○房陵李氏曰天

子諸侯冕服用几几安重貌為安故几几安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

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

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

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宋子曰

此興是

反說亦有此意義畧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于舒泰赤鳥几几然也○韋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率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鳥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現聖人矣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諛和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問集傳謂詩人以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此護委曲却大傷巧未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逐春秋知書其孫齊如其自出云耳○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戾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

瑕瑕叶洪瓠反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孔氏曰瑕王病○程

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

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

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

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山楊氏曰狼跋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末無人說得到此○聖城朱氏曰聖人之周于其德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可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君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華陽范氏曰邠居風雅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

而后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籥章歛豳詩以

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鄭氏曰邠

也又曰初年于田祖則歛豳雅以樂田畯

鄭氏曰初年初豐年也田祖始耕田祭蜡

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

音則歛豳頌以息老物

鄭氏曰蜡歲十二

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萬

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

老息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

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

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

鄭氏分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

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

為半又於籥章注云邠雅者以其言男然

女之正邠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

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

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

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

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

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

雙峯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

有風之音故邠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蓋

一詩而備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

詩經大全六卷終

剟音輟

詩經大全

詩經大全六卷

身林精錄詩經卷六

詩經卷六

